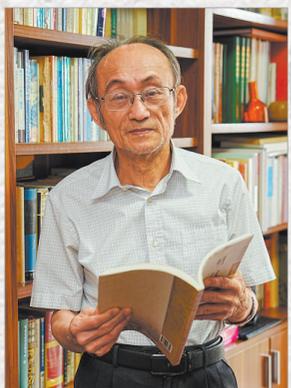




坐船遮雨伞——无天无地,盐馆秤锤——咸挂涩(讽人吝啬),近溪搭无渡,好花插前毋插后……在闽南话交流中,时常会听到诸如此类的“五色话”,它们言简、俏皮,知其意者不禁莞尔一笑。

“五色话”因其形象生动、风趣诙谐,给人丰富多彩的感受而得名。它是闽南人对生活百态的凝练概括,或源自民间传说,或反映生活现象,抑或蕴含人生处世哲理。因它独特的语言风格,成了饱含经验之谈的“闽南式幽默”,广为流传至今。

融媒体记者 许奕梅 王耿华 文/图



华侨大学文学院原院长、硕士生导师王建设教授长期致力于闽南方言的研究



王建设到学校开展《闽南方言与非遗传保护》讲座 (受访者供图)



泉州方言与文化里介绍了丰富多彩的“五色话”

闽南式幽默

解码五色话的俏皮哲学



三十六身嘉偶号百万

(杨新榕/绘)

来源 人文传说里话“五色”

“五色话”以歇后语为主,在语言风格上都很有趣。华侨大学文学院原院长、硕士生导师王建设教授介绍,闽南五色话是闽南话中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形式。五色话中的“五色”带有五光十色之意,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。闽南的歇后语融合了闽南话语音义及闽南人的生活习惯,在日常交际中经常使用。比如:“盐馆秤锤——咸挂涩”,这句歇后语讽人吝啬,表达诙谐;“胡蝇戴龙眼壳——勘头勘面”,则讽人不长眼睛,不识时务,嘲讽辛辣。

王教授认为,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会一张口就来句歇后语,许多言简诙谐的俗语和谚语同样可纳入“五色话”。它们运用各种修辞手法,把一句原本平铺直叙的话,变成妙趣横生的艺术语言。“这一‘闽南式幽默’,起源于闽南地区长期的口头创作传统,通过代际口耳相传不断完善。”王教授提到,“五色话”的来源颇复杂,有的来自历史典故、戏剧舞台,有的则源自民间传说、风俗习惯、生活现象等。古时的泉州人说话风趣,在明清戏文中常可见到一些俏皮话,幽默中见智慧。如:“李固见员外——无语通说”,出自木偶戏《卢俊义》,讽人做下五事,无言以对;“无啥雨,落三(衫)透”是木偶戏《火烧赤壁》中的一句台词,“三透”与“衫透”谐音,比喻被小

事情搞得狼狈不堪。旧时一些寺庙举行活动,会有许多五彩旗帜迎风飘扬。“南安迎佛——旗(奇)了了”,这句歇后语就借用这一景象,以“旗”谐音“奇”,加上闽南话的“了了”(“了”表示四处皆是),形容怪事频出或讽刺某些人少见多怪。“从‘五色话’中,能看到古人观察自然现象总结出的生活智慧。”王教授介绍,农历十二月如刮起南风,天气变暖,那么就意味着很快会刮起北风,迅速转寒。“十二月南风——现暴(报)”即由此而来。只不过由表示北风的“暴”带出同音的“报”(表示报应)喻指作恶之人,很快就会有恶报。

特色 谐音双关富韵律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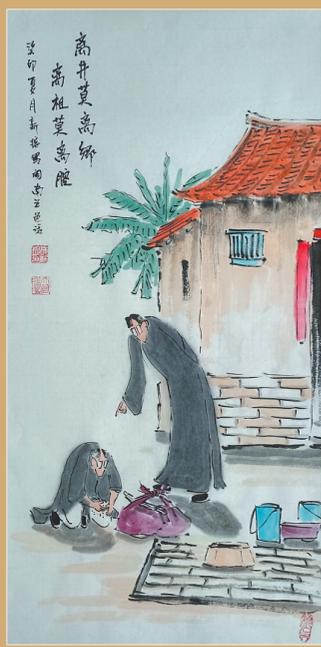
“五色话”大多朗朗上口、悦耳动听、音韵和谐。王教授说,很多俏皮话因为押韵的缘故,令人过耳难忘。例如:“骨力食力,贫情吞漏”(漏为唾液,指的是人要是懒惰就不得食,只能干咽口水);“一暗无眠,三日短神”(一晚没睡好,三天没精神);“一时想无到,规世苦仔老”(一失足成千古恨);“一代亲,两代表,三代煞了”(亲情通常只能维系一两代);“佛靠

打,人靠装”(菩萨靠人抬才显灵,人靠装扮才好看)。闽南话中还有许多以动物为原型的俏皮话,生动又富有地方特色,例如:老猴踏着弓蕉皮——猴滑(狡猾);鸭仔落水身就浮——事到便直;老猴骑羊羔——噶成人,噶成马(讽人不成体统)。“谐音梗是眼下的网络流行语。闽南话中的谐音梗,也是闽南文化中一种独特的语言幽默形式。”王教授称,在“算金贮水——激骨(格骨)”这句“五色话”中,“算金”指的是以前闽南二次埋葬风俗中用来盛放遗骸的陶瓮,东西浸泡在水里叫“激”。用“激骨”来带出方言同音词“格骨”,比喻某些人在性格、言语上故意与众不同唱反调,别扭又刁顽,生动有趣。而胡蝇跋落饮——老翼(老实)、鸡仔飞上树——假马(讽人多嘴),更是一语双关,妙不可言。

传承 民间智慧去粗取精

王教授认为,“五色话”是闽南方言中一种富有生活智慧的俗语形式,往往通过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手法揭示社会现象或人生哲理,既俏皮幽默又蕴含深刻的警示意义,值得后人传承。他分享了一些常用俗语,正是这一特点的生动体现:好花插前毋插后(意谓好事应该抢先做或做在明处,以免徒劳无功);门户

破损,狗仔撞门(内部不和,容易为外人所算计);棉绩被咽嚼,走去蚝壳抛车奶(比喻自讨苦吃);一枝草,一点露(意指天无绝人之路);一穿过冬(喻指做事应该趁热打铁,习惯拖延常会误事)。“五色话”虽然幽默有趣,但使用时也要注意场合和对象,不能乱用。”王教授认为,传承至今的“五色话”既是语言艺术,同时也承载着社会化功能。因它多来自民间,精华与糟粕并存。例如,“青盲鸡啄着一尾虫”(意喻虽无能力争取,却偶然得到意外的收获)等一些“五色话”,有的暗含着对他人身体缺陷的嘲讽、打趣,有的甚至语言粗俗,这都是不可取的,使用时应特别谨慎,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。“我们应该加以辨认,去粗取精,以实现闽南方言文化的更好传承。”王教授说。



(本组泉州五色话画由杨新榕绘)

